

第十七回 誤認岳丈 錯逢嫖母

詩曰：

當年原有風筆誤，此日姻緣又誤人。

浪蝶狂蜂何處至，隔牆飛去亂香塵。

柯爺聽見裴爺說還他一個女兒，又驚又喜道：“我女兒難道還魂了麼？”裴爺笑道：“非也。”就把江心搭救他女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柯爺聽說，如夢初醒，道：“怪道年兄教我治死寶珠的法，則是有心要救寶珠。小弟感恩非淺。但不知寶珠今在哪裏？”裴爺道：“少刻自有寶珠來見。年兄且休性急。但宣登鰲不寫裴氏而寫柯氏的事，今日也要說開了。”柯爺道：“裴自裴，柯自柯。宣家小畜生非我之婿，如何污我女兒聲名？”裴爺正色道：“年兄之言差矣！小弟只有兩女，詭言道女者即寶珠也。是你自己代女兒為媒，許與宣生，他怎麼不填柯氏？”柯爺大吃一驚道：“我是代年兄令媛為媒，怎說是我的女兒？”裴爺道：“別的事可以賴得，就如年庚，是令媛寶珠八字，又是你親自寫的。你去細想，這卻賴不去的。”柯爺果然一想，八字卻是寶珠的，還辨道：“天下女兒八字相同者亦有。就是我寫，因年兄一時手成，托我寫的。”裴爺笑道：“年兄何其愚也！諸事可以托人，豈有女兒婚姻大事托人寫起年庚？年兄還不明白麼？”柯老又道：“宣家聘禮是下在年兄家的，這卻與我沒相干。”裴爺笑道：“宣家聘禮，年兄已先受過金釵一對，其餘禮物存在弟處，一概絲毫未動，少不得送至尊府。”柯爺道：“金釵一對，是年兄送小弟潤筆的，怎受收宣家的聘禮麼？”裴爺笑道：“豈有將女兒的聘禮送人潤筆的？你去想一想。”柯爺道：“若論寶珠，又無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何能算得准呢？”裴爺叫聲：“柯年兄住口！你這話說不去。你將無作有，忍心治女兒於死地，我好意將你女兒救起，要算你女兒重生父母。就是將你女兒許了宣生，又是年兄為媒，算不得父母之命麼？當日你代我女兒做媒，女兒今日原業歸宗，我算不得媒妁麼？年兄不要執意徒自苦耳。”柯爺被問得無言可答，叫聲：“年兄，此事且再商量，可喚寶珠出來見我。”裴爺即邀柯爺到中堂坐定，傳話進去，叫丫鬢請寶珠小姐出來。

丫鬢答應，進去向寶珠小姐說：“老爺在中堂相請小姐。”小姐聽說，起身帶了如媚、如鉤出房，來至中堂。見裴爺陪著自己父親在那裏坐著，大吃一驚。欲要退進去，裴爺眼尖，早已看見寶珠光景，叫聲：“寶珠，快來見你親父。”寶珠也沒奈何，進來先向裴爺請了安，然後向柯爺尊聲：“爹爹在上，苦命女兒寶珠今見爹爹。”說著拜將下去。柯爺一見寶珠，免不得一陣傷心，哭叫：“女兒呀！多怪為父誤聽讒言，將你磨折。若不虧裴伯父搭救，我父女今生焉得見面！”說著，抱了寶珠痛哭不已。寶珠先一見父親，還有怨恨不平之意，今見父親這等憐惜著他，也哭啼啼，道：“這是女兒命該如此，何敢怨著爹爹！”說罷，父女相逢，痛哭一場。裴爺一旁勸住柯爺，拉起寶珠，大家坐定。柯爺道：“承年兄收留小女，容日補報。但一則小弟去官，要回鄉去；二則拙荆思念女兒，望年兄放女兒回去，一見母面。”裴爺道：“這個自然！年兄先回，小弟自然差人送令媛並宣府聘禮到府。”柯爺道：“聘禮仍存年兄處。”裴爺道：“我收宣家聘禮，變不出個女兒把宣家。你年兄不要恩將仇報。”說得柯老滿面通紅。又見如媚、如鉤上前叩見，更吃驚道：“裴年兄，好通天手段！”裴爺笑道：“不要謬贊。請問年兄何日榮行？我邀宣年兄好來作錢的。”柯爺道：“這到不消了。小弟要讓衙門，只在三五日就動身。”裴爺道：“宣生與令媛還是趁著年兄在京，代他二人完了姻去吧。”柯爺聽說此事，又支吾道：“小弟行期既速，粧奩一時未曾備得，不如叫他緩些時，回鄉入贅罷。”裴爺明知柯老推托，也不怕飛上天去，便回道：“就依年兄這等辦法。”柯爺起身告別回去。

寶珠小姐因要回家，與裴府兩位小姐依依不捨，哭別一場，又向裴爺大拜八拜，謝他始終成全之恩。裴爺笑道：“那知我家高樓，仙題‘聽月’，為爾夫妻佳兆！將來贈爾丈夫，以成千古佳話。”寶珠含羞拜謝。裴爺將宣府聘禮，又另贈寶珠白銀一千金，裝於箱內，先著人送至柯府。隨後擺酒，代寶珠餞行。此刻大家苦在心頭，哪裏吃得下去。寶珠略領情意，拜別裴爺並裴家兄妹，帶了如媚、如鉤兩個丫鬢，起身上轎。裴爺雖義不容辭放寶珠回去，心中也有些不忍，陪灑幾點眼淚。裴家兩位小姐，更不必說是傷心的了，不表。

且言寶珠回家見母，少不得又是一番悲苦。姐弟見面，也悲切一會。明知秀林的報應，只有暗暗的歡喜，也不便細問。這是骨肉小團圓。又見寶珠許了宣狀元，夫人甚是感激裴爺，供他長生祿位，每日燒香答謝。柯爺怕人作錢，又要答席多費，悄悄叫下車子，把衣物裝上，不到三日內，也不去告辭裴、宣二府，帶了家眷回他江西去了。

裴爺自打發寶珠去後，於次日即到宣府去會宣爺，說明柯老父女相會，叫你令郎到江西入贅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又道：“柯年兄起程，我來奉約前去餞行。”宣爺聽說，心中也自歡喜，只是又叫兒子告假去招親，未免又費周折。然知柯老一生直拙，也無可如何，只得聽之而已。及說到餞行一事，差人打聽柯爺何時起身，在他門上問了幾天，總無一個實信。到了三日後再去討信，衙門已換新任太僕在那裏收拾呢，哪知柯府家眷早已動身去了。只得回覆宣、裴二爺。俱詫異道：“此老還是這樣脾氣，竟自不別而行。”宣爺道：“裴年兄，承你成全小兒的親事。柯老已去，怎麼辦法？”裴爺道：“不妨事的。有小弟作主，不怕柯老變動。明日可叫令郎上本告假，請旨完姻。柯老敢抗旨麼？”宣爺點頭稱是。裴爺告別而回。宣爺送出大門，回到後堂，即向登鰲說了一遍，叫他明日早朝上本。宣狀元見寶珠已去，心中正在著急，今聽見乃尊分付，心內好不興頭，忙在燈下細細草成一本。到了次日早朝，果將這道告假的本遞上去。天恩准將下來，許其奉旨完姻，准其給假半年。旨下，狀元謝恩，回到府中，稟知父母。宣爺即去代他打點行裝，派了廿幾個得力的家人，並兩個書僮抱琴、醉瑟跟隨。宣狀元又去告辭裴爺，方回來告別父母，起身出了皇城。一路兼程而進，直向江西南康府建昌縣而來，在路上非止一日，那日到了故裏，宣府族中凋零，只有一房老人家夫婦看守房屋。今見公子榮歸，祭祖完姻，好不興頭。忙將房屋打掃，請公子居住。少不得有合城文武官員前來拜賀，狀元一概不會，容日拜謝。又去鄉下祀祖，拜會合城文武。已畢，方打點自己親事。一面家中油漆收拾，張燈結彩；一面要打轎去親拜柯岳丈。忽又想到：“且慢，待我便服往他府第先探聽一番，再去面拜。”道是狀元多出一件波折，又生出意外事情來。

且言柯直夫有一個胞弟，名叫庸夫，字近魯，小直夫一歲，生得面貌無二，住宅弟兄毗連，只不過門樓分列東西。庸夫家道富有，只是目不識丁，納粟做了監生。夫人昂氏已故，膝下並無子息，單生一女，名叫無艷，年已十八，生得奇醜異常。偏是醜人多做怪，每看見少年男子，又故意賣弄風流，惹人討厭。庸夫又無家教，亦不禁止。凡庸夫出來會客，他就帶了丫鬢小春、細柳站在屏門後偷看外客。或有少年的，就嘻嘻哈哈笑個不住，很不成規矩。他的醜名在外，又無人前來問信做媒，所以請書舖下

這日也是合當有事，宣生帶了兩個書僮來探訪柯太僕。走到一個豆腐店，問柯府在哪裏住，那店內的人錯指了“西邊門樓就是”，宣生就依他言語，到了庸夫門口，叫兩個書僮站在對面影壁前，他一人又不進去，只在外邊探頭探腦朝裏面望。恰值庸夫出來有事，與宣生撞個滿懷。宣生大吃一驚，只認是柯太僕，便往後退了幾步。庸夫見宣生生得氣象翩翩，卻認不得他，便問道：“足下到寒舍門口找誰的？”宣生見問，暗想：“姨丈老奸巨滑，分明認得我，卻假裝認不得。”便道：“姨丈認不得姨侄宣登鰲麼？”庸夫見他認錯了人，也將錯就錯，就宣生邀進廳來。兩個書僮也跟了進來。宣生與庸夫向前要行大禮，庸夫拉住。大家坐定，庸夫叫家僮送茶。茶畢，宣生道：“姨丈禁行未曾遠送，多多有罪。”庸夫也含糊答應。問道：“姨侄在京供職，回府做什麼？”宣生道：“姨侄是奉旨回鄉祭祖，特到姨丈處與姨妹完姻的。”庸夫聽說，已知是直夫的女婿，便心生一計，將宣生邀至花廳坐下，分付家丁看茶畢候，他即趕到後堂與無艷商議，要行移花接木之計。哪知無艷在屏門後看見風流才貌，有垂涎之意，今見乃尊分付，正中下懷，便道：“只要如此這般，女兒也是柯氏，不怕他賴到哪裏去！”柯庸夫點頭含笑而去。宣生坐在園中，久不見庸夫出來，正在詫異，忽聽簾鉤響處，一陣笑語之聲進來。宣生吃驚不已。定睛一看，來者何人？下文便見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